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OCT 1 1931

列傳

第六十一卷

梁士彥

元諧

虞慶則

元胄

達奚長儒

賀婁子幹

史萬歲

劉芳

杜彥

周搖

獨孤楷

乞伏慧

張威

和洪

陰壽

楊義臣

第六十二卷

劉昉

柳爽

皇甫績

郭衍

張衡

楊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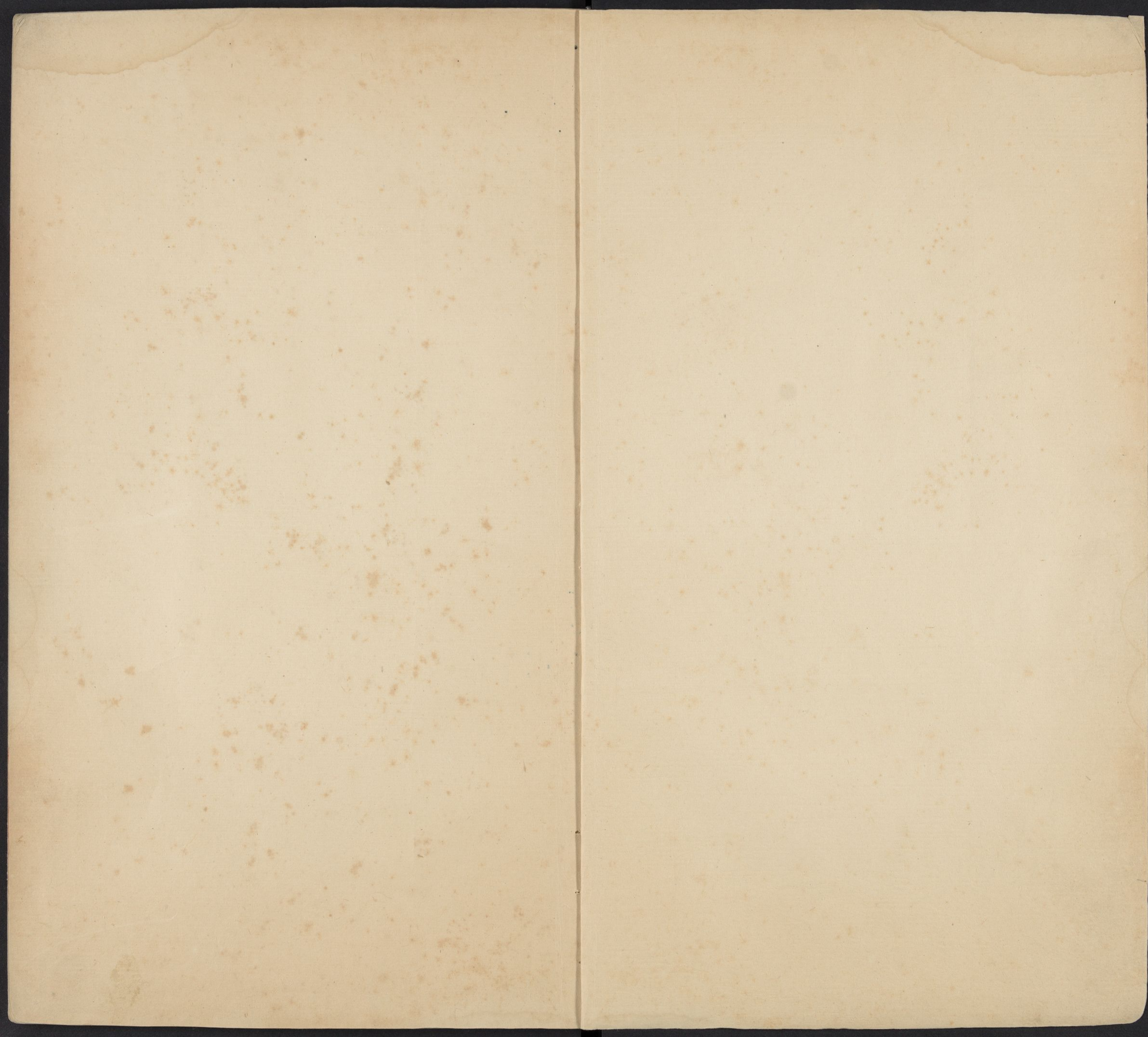
裴蘊

袁充

李雄

北史





列傳第六十一

北史七十三

梁士彥

元諧

虞慶則

元胄

達奚長儒

賀樓子幹

元詮

史萬歲

劉方

馮昱
陳永貴

王擢
房兆

楊武通

杜彥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周搖

獨孤楷弟盛

乞伏慧

張威

和洪

陰壽

子世師
骨儀

楊義臣

梁士彥字相如安定烏氏人也少任俠好讀兵書頗涉經史周武帝將平東夏聞其勇決自扶風郡守除為九曲鎮將進位上開府封建威縣公齊人甚憚之

後以熊州刺史從武帝拔晉州進位大將軍除晉州刺史及帝還後齊後主親攻圍之樓堞皆盡短兵相接士彥慷慨自若謂將士曰死在今日吾為爾先於是勇烈齊奮呼聲動地無不一當百齊師少却乃令妻妾及軍人子女晝夜修城三日而就武帝六軍亦至齊師圍解士彥見帝持帝鬚泣帝亦為之流涕時帝欲班師士彥叩馬諫帝從之執其手曰朕有晉州為平齊之基宜善守之及齊平封郟國公位上柱國雍州主簿宣帝即位除徐州總管與烏丸軌禽陳將吳明徹裴忌於呂梁略定淮南地隋文帝作相轉亳

州總管尉遲迥反為行軍總管及韋孝寬擊之令家
僮梁默等為前鋒士彥繼之所當皆破及迥平除相
州刺史深見忌徵還京師閑居無事恃功懷怨與宇
文忻劉昉等謀反將率僮僕候上享廟之際以發機
復欲於蒲州起事略取河北捉黎陽關塞河陽路劫
調布為牟甲募盜賊為戰士其甥裴通知而奏之帝
未發其事授晉州刺史欲觀其志士彥欣然謂昉等
曰天也又請儀同薛摩兒為長史帝從之後與公卿
朝謁帝令執士彥忻昉等於行間詰之狀猶不伏捕
薛摩兒至對之摩兒具論始末云第二子剛垂泣苦

諫第三子叔諧曰作猛獸須成班士彥失色顧曰汝
殺我於是伏誅特年七十二有子五人操字孟德位
上開府義鄉縣公早卒剛字永固位大將軍通政縣
公涇州刺史以諫父獲免徙瓜州叔諧坐士彥誅梁
默者士彥之蒼頭也驍武絕人士彥每從征伐常與
默陷陣仕周位開府開皇末以行軍總管從楊素征
突厥進位大將軍又從平楊諒授柱國大業五年從
煬帝征吐谷渾力戰死之贈光祿大夫

元諧河南洛陽人也家世貴盛諧性豪俠有氣調少
與隋文帝同受業於國子甚相友愛後以軍功累遷

大將軍及帝為相引致左右諧謂帝曰公無黨譬如
水間一堵墻大危矣公其勉之及帝受禪顧諧笑曰
水間墻竟何如也進位上大將軍封樂安郡公奉詔
參脩律令時吐谷渾將定城王鐘利旁率騎度河連
結党項率兵出鄯州趣青海邀其歸路相遇於豐利
山諧擊走之又破其太子可博汗其名王十七人公
侯十三人各率其所部來降詔授上柱國別封一子
縣公諧拜寧州刺史頗有威惠然性剛愎好排詆不
能取媚於左右嘗言於上曰臣一心事主不曲取人
意上曰宜終此言後以公事免特上柱國王誼有功

於國與諧俱無位任每相往來胡僧告諧誼謀反帝
按其事無狀慰諭釋之未幾誼誅諧漸被疎忌然以
龍潛之舊每預朝請恩禮無虧及平陳百寮大宴諧
進曰陛下威德遠被臣前請突厥可汗為侯正陳叔
寶為令史今可用臣言帝曰朕平陳國本以除逆非
欲誇誕公之所奏殊非朕心突厥不知山川何能警
候叔寶昏醉寧堪驅使諧嘿然而退後數歲有人告
諧與從父弟上開府滂臨澤侯田鸞上儀同祁緒等
謀反帝令按其事有司奏諧謀令祁緒勒党項兵即
斷巴蜀時廣平王雄左僕射高頊二人用事諧欲諧

去之云左執法星動已四年矣狀一奏高頰必死又
言太白犯月光芒相照主殺大臣雄必當之諧與滂
嘗同謁帝私謂滂曰我是主人殿上者賊也因令滂
望氣滂曰彼雲似蹲狗走鹿不怒我輩有福德雲帝
大怒諧滂鸞緒並伏誅籍沒其家

虞慶則京兆櫟陽人也本姓魚其先仕赫連氏遂家
靈武世為北邊豪傑父祥周靈武太守慶則幼雄毅
性倣儻身長八尺有膽智善鮮卑語身被重鎧帶兩
鞬左右馳射本州豪俠皆敬憚之初以射獵為事中
更折節讀書常慕傅介子班仲升之為人仕周為中

外府外兵參軍事襲爵沁源縣公越王盛討平稽胡
將班師內史下大夫高頰與盛謀須文武幹略者鎮
遏之表請慶則於是拜石州總管甚有威惠稽胡慕
義歸者八千餘戶開皇元年歷位內史監吏部尚書
京兆尹封彭城郡公營新都總監二年突厥入寇慶
則為元帥討之部分失所士卒多寒凍隋指者千餘
人偏將達奚長儒率騎兵二千人別道邀賊為虜所
圍慶則按營不救由是長儒孤軍獨戰死者十八九
上弗之責也尋遷尚書右僕射後突厥主攝圖將內
附請一重臣充使詔慶則往攝圖恃彊慶則責以往

事攝圖不服其介長孫晟又說諭之攝圖及弟葉護皆拜受詔因稱臣朝貢請永為藩附初慶則出使帝勅曰我欲存立突厥彼送公馬但取五三疋攝圖見慶則贈馬千疋又以女妻之帝以慶則功高皆無所問授上柱國封魯國公食任城縣千戶以彭城公迴授第二子義平陳後帝幸晉王第置酒會羣臣高頴等奉觴上壽帝曰高頴平江南虞慶則平突厥可謂茂功矣楊素曰皆出至尊威德所被慶則曰楊素前出兵武牢硖石若非至尊威德亦無剋理遂互相長短御史欲彈之帝曰今日計功為樂並不須劾帝觀

羣臣宴射慶則進曰臣蒙賚酒令盡樂御史在側恐醉被彈帝賜御史酒遣之出慶則奉觴上壽極歡帝謂諸公曰飲此酒願我與公等子孫常如今日世守富貴九年轉為右衛大將軍尋改為右武侯大將軍十七年嶺南人李世賢據州反議欲討之諸將二三請行皆不許帝顧謂慶則曰位居宰相爵為上公國家有賊遂無行意何也慶則拜謝恐懼帝乃遣馬為桂州道行軍總管以婦弟趙什柱為隨府長史什柱與慶則愛妾通恐事彰乃宣言慶則不欲此行帝聞之先是朝臣出征帝皆宴別禮賜遣之慶則南討辭

帝帝色不悅慶則由是怏怏不得志暨平世賢還歸
桂鎮觀眺山川形勢曰此誠險固加以足糧若守得
其人攻不可拔遂使什柱馳詣京奏事觀帝顏色什
柱至京因告慶則謀反帝按驗之於是伏誅拜什柱
為大將軍慶則子孝仁幼豪俠任氣拜儀同領晉王
親信坐父事除名煬帝嗣位以藩邸之舊授侯衛長
史兼領金谷監監禁苑有巧思頗稱旨大業九年伐
遼遷都水丞充使監運頗有功然性奢華以駱駝負
函盛水養魚而自給後或告其為不軌遂見誅
元胄河南洛陽人魏昭成帝之六代孫也祖順魏濮

陽王父雄武陵王胄少英果多武藝美鬚眉有不可
犯之色周齊王憲見而壯之引致左右數從征伐官
至大將軍隋文帝初被召入將受顧託先呼胄次命
陶澄並委以腹心恒宿卧內及為丞相每典軍在禁
中又引弟威俱入侍衛周趙王招謀害帝帝不之知
乃將酒肴詣其宅趙王引帝入寢室左右不得從唯
楊弘與胄兄弟坐於戶側趙王令其二子進瓜因將
刺帝及酒酣趙王欲生變以佩刀子刺瓜連啗帝將
為不利胄進曰相府有事不可久留趙王呵之曰我
與丞相言汝何為者叱之使却胄瞋目憤氣扣刀入

衛趙王問其姓名胄以實對趙王曰汝非昔事齊王者乎誠壯士也因賜之酒曰吾豈有不善之意邪卿何猜警如是趙王僞吐將入後閣胄恐其爲變扶令上座如此者再三趙王稱喉乾命胄就厨取飲胄不動會滕王迨後至帝降階迎之胄耳語勸帝速去帝猶不悟曰彼無兵馬復何能爲胄曰兵馬悉他家物一先下手大事便去胄不辭死死何益邪復入坐胄聞屋後有被甲聲遽請曰相府事殷公何得如此因扶帝下牀趣而去趙王將追帝胄以身蔽戶王不得出帝及門胄自後而至趙王恨不時發彈指出血及

誅趙王賞賜不可勝計帝受禪封武陵郡公拜左衛將軍尋遷右衛大將軍帝從容曰保護朕躬成此基業元胄功也歷豫亳浙三州刺史時突厥屢爲邊患朝廷以胄素有威名拜靈州總管北夷甚憚焉徵爲右衛大將軍親顧益隆嘗正月十五日帝與近臣登高時胄下直馳詔召之及見謂曰公與外人登高未若就朕也賜宴極歡晉王廣每致禮焉房陵王之廢也胄預其謀帝正窮東宮事左衛大將軍元旻苦諫楊素乃譖之帝大怒執旻於仗胄時當下直不去因奏曰臣尚不下直者爲防元旻耳復以此言激怒帝

北齊書卷之六十一
帝遂誅旻蜀王秀之得罪胄坐與交通除名煬帝即位不得調時慈州刺史上官政坐事徙嶺南將軍丘和亦以罪廢胄與和有舊因數從之游酒酣謂和曰上官政誠壯士也今徙嶺表得無大事乎因自拊腹曰若是公者不徒然矣和明日奏之胄竟坐死於是徵政爲驍騎將軍拜和代州刺史

達奚長儒字富仁代人也祖俟魏定州刺史父慶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長儒少懷節操膽烈過人十五襲爵樂安公爲周文帝引爲親信以質直恭朴授子都督數有戰功天和中除渭南郡守位驃騎大將軍

開府儀同三司從武帝平齊遷上開府進爵成安郡公別封一子縣公宣政元年除左將軍勇猛中大夫後與烏丸軌圍陳將吳明徹於呂梁陳援軍至軌令長儒拒之長儒取車輪數百繫以大石沈之清水連轂相次以待之船艦礙輪不得進長儒縱奇兵大破之獲吳明徹以功進位大將軍尋授行軍總管北巡沙塞卒與虜遇大破之文帝作相王謙舉兵於蜀沙氏楊永安扇動利興武文沙龍等六州以應謙詔長儒擊破之謙二子自京師逃歸其父長儒並捕斬之文帝受禪進位上大將軍封蘄郡公開皇二年突厥

沙鉢略可汗并弟葉護及藩那可汗寇掠西南詔以
長儒爲行軍總管擊之遇於周槃衆寡不敵軍中大
懼長儒慷慨神色愈烈爲虜所衝突散而復聚且戰
且行轉鬪三日五兵咸盡士卒以拳毆之手皆骨見
殺傷萬計虜氣稍奪於是解去長儒身被五瘡通中
者二其戰士死者十八九突厥本欲大掠秦隴既逢
長儒兵皆力戰虜意大沮明日於戰處焚屍慟哭而
去文帝下詔褒美授上柱國餘勲迴授一子其戰亡
將士皆贈官三轉子孫襲之歷寧郿二州刺史母憂
去職長儒性至孝水漿不入口五日毀悴過禮殆將

滅性天子嘉歎起爲夏州總管匈奴憚之不敢窺塞
以病免又除襄州總管轉蘭州文帝遣涼州總管獨
孤羅原州總管元襄靈州總管賀若誼等發卒備胡
皆受長儒節度長儒率衆出祁連山北西至蒲類海
無虜而還轉荊州總管帝謂曰江陵國之南門今以
委卿朕無慮也卒官謚曰威子嵩大業中位太僕少
卿

賀婁子幹字萬壽本代人也隨魏氏南遷世居闕右
祖道成魏侍中太子太傅父景賢右衛大將軍子幹
少以驍武知名仕周累遷少司水以勤勞封思安縣

子大象中除秦州刺史進爵為伯及尉遲迴為亂子
幹從韋孝寬討之遇賊圍懷州子幹與宇文述等擊
破之文帝大悅手書慰勉其後每戰先登及破鄴城
與崔弘度逐迴至樓上進位上開府封武川縣公以
忠安縣伯別封子皎開皇元年進爵鉅鹿郡公其年
吐谷渾寇涼州子幹以行軍總管從上柱國元諧擊
之功最優詔褒美即令子幹鎮涼州其年突厥寇蘭
州子幹拒之至可洛峽山與賊相遇賊衆甚盛子幹
阻川為營賊軍不得水數日人馬甚弊縱擊大破之
於是冊授上大將軍徵授營新都副監尋拜工部尚

書其年突厥復犯塞以行軍總管從竇榮定擊之子
幹別路破賊文帝嘉之遣優詔勞勉之子幹請入朝
詔令馳驛奉見吐谷渾復寇邊命子幹討之入掠其
國二旬而還文帝以隴西頻被寇掠甚患之又彼俗
不設村塢勅子幹勸人為堡營田積穀以備不虞子
幹上書曰比見屯田之所獲少費多但隴右之人以
畜牧為事若更屯聚彌不獲安但使鎮戍連接烽候
相望人雖散居必無所慮帝從之帝以子幹習邊事
授榆關總管遷雲州刺史甚為虜所憚後數年突厥
雍虞閭遣使請降并獻羊馬詔以子幹為行軍總管

出西北道應接之還拜雲州總管以突厥所獻馬百
疋羊千口以賜之乃下書曰自公守北門風塵不警
突厥所獻還以賜公母憂去職朝廷以榆關重鎮尋
起視事卒官文帝傷惜久之贈懷魏等四州刺史謚
曰懷子善柱嗣

子幹兄詮亦有才器位銀青光祿大夫鄭純深等三
州刺史北地太守東安郡公

史萬歲京兆杜陵人也父靜周滄州刺史萬歲少英
武善騎射驍健若飛好讀兵書兼精占候年十五逢
周齊戰於芒山萬歲從父在軍旗鼓正相望萬歲令

左右趣裝急去俄而周兵大敗其父由是奇之及平
齊之後其父戰沒萬歲以忠臣子拜開府儀同三司
襲爵太平縣公尉遲迥之亂萬歲從梁士彥擊之軍
次馮翊見羣鴈飛來萬歲謂士彥請射行中第三者
射之應弦而落三軍莫不悅服及與迥軍遇每戰先
登鄴城之陣官軍稍却萬歲乃馳馬奮擊殺數十人
衆亦齊力官軍復振迥平以功拜上大將軍開皇初
大將軍尒朱勣以謀反伏誅萬歲頗關涉坐除名配
敦煌爲戍卒其戍主甚驍武每單騎深入突厥中輒
大剋獲突厥莫敢當其人深自矜負數罵辱萬歲萬

歲患之自言亦有武用戍主試令騎射笑曰小人定
可萬歲因請弓馬復掠突厥中大得六畜而歸戍主
始善之每與同行輒入突厥數百里名龔北夷竇榮
定之擊突厥萬歲詣轅門請自効榮定素聞其名見
而大悅因遣人謂突厥當各遣一壯士決勝負突厥
許諾因遣一騎挑戰榮定遣萬歲出應之萬歲馳斬
其首而還突厥大驚遂引軍去由是拜上儀同領車
騎將軍平陳之後以功加上開府及高智慧等作亂
江南以行軍總管從楊素擊之萬歲自東陽別道而
進踰嶺越海攻陷溪洞不可勝數前後七百餘戰轉

鬪千里寂無聲問者十旬遠近皆以萬歲為沒萬歲
乃置書竹筒中浮之水汲者得之以言於素大悅上
其事文帝歎嗟還拜左領軍將軍先是南寧夷爨翫
降拜昆州刺史既而復叛遂以萬歲為行軍總管擊
之入蜻蛉川經弄凍次小勃弄大勃弄至於南中賊
前後屯據要害萬歲皆擊破之行數百里見諸葛亮
紀功碑銘其背曰萬歲後勝我者過此萬歲令左右
倒其碑而進度西二河入渠濫川行千餘里破其三
十餘部諸夷大懼遣使請降獻明珠徑寸於是勒石
頌美隋德萬歲請將爨翫入朝詔許之爨翫陰有二

心不欲詣闕因賂萬歲金寶萬歲乃捨翫而還蜀王
在益州知其受賂遣使將索之萬歲聞而悉以所得
金寶沈之於江索無所獲以功進柱國晉王廣甚欽
敬之待以交友之禮上知為晉王所善令萬歲督晉
王府軍事明年夔翫復反蜀王秀奏萬歲受賂縱賊
致生邊患上令窮之事皆驗罪當死上數之萬歲曰
臣留翫者恐其州有變留以鎮撫臣還至瀘水詔書
方到由是不將入朝實不受賂上以萬歲心有欺隱
大怒顧有司曰將斬之萬歲懼而服罪頓首請命左
僕射高頴左衛大將軍元旻等進曰史萬歲雄略過

人每行兵用師之處未嘗不身先士卒雖古名將未
能過也上意稍解於是除名歲餘復官爵尋拜河州
刺史復領行軍總管以備胡開皇末突厥達頭可汗
犯塞上令晉王及楊素出靈武道漢王諒與萬歲出
馬邑道萬歲率柱國張定和大將軍李藥王楊義臣
等出塞至大斤山遇虜達頭遣使問曰隋將為誰候
騎曰史萬歲也突厥復曰得非敦煌戍卒乎候騎曰
是也達頭聞而引去萬歲馳追百餘里乃及擊大破
之逐北入磧數百里虜遁逃而還楊素害其功譖萬
歲云突厥本降初不為寇遂寢其功萬歲數抗表陳

狀上未之悟會上從仁壽宮初還京師廢皇太子窮
東宮黨與上問萬歲所在萬歲實在朝堂楊素見上
方怒因曰萬歲謁東宮矣以激怒上上謂信然令召
萬歲時所將士卒在朝堂稱寃者數百人萬歲謂曰
吾今日為汝極言於上及見上言將士有功為朝廷
所抑詞氣憤厲忤上大怒命左右搯殺之既而追
悔不及因下詔罪狀之萬歲死之日天下士庶聞者
識與不識無不寃惜萬歲為將不修營伍令士卒各
隨所安無警夜之備虜亦不敢犯臨陣對敵應變無
方號為良將子懷義嗣

劉方京兆長安人也性剛決有膽氣仕周承御上士
以戰功拜上儀同隋文帝為丞相方從韋孝寬破尉
遲迴於相州以功加開府賜爵河陰縣侯文帝受禪
進爵為公開皇三年從衛王爽破突厥於白道進位
大將軍後歷甘瓜二州刺史仁壽中交州俚人李佛
子作亂據越王故城左僕射楊素言方有將帥畧於
是詔方為交州道行軍總管統二十七營而進法令
嚴肅然仁而愛士長史度支侍郎敬德亮從軍至尹
州疾甚不能進留之州館分別之際方哀其危篤流
涕嗚咽感動行路論者多之稱為良將至都隆嶺遇

賊方遣營主宋纂何貴嚴願等破之進兵臨佛子先
令人諭以禍福佛子乃降送於京師其有桀黠恐爲
亂者皆斬之尋授驩州道行軍總管以尚書右丞李
綱爲司馬經畧林邑方遣欽州刺史審長真驩州刺
史李暈上開府秦雄以步騎出越常方親率大將軍
張遜司馬李綱舟師趣比境大業元年正月軍至海
口林邑王梵志遣兵守險方擊走之師次閩黎江賊
據南岸立柵方盛陳旗幟擊金鼓賊懼而潰既度江
行三十里賊乘巨象四面而至方以弩射象象中瘡
却蹂其陣賊奔柵因攻破之於是濟區粟進至大緣

江所擊皆破經馬援銅柱南行八日至其國都林邑
王梵志棄城奔海獲其廟主金人汗其宮室刻石紀
功而還士卒脚腫死者十四五方在道遇患卒帝甚
傷惜之下詔褒美贈上柱國盧國公子通仁嗣開皇
中有馮昱王柵楊武通陳永貴房兆俱爲邊將名顯
當時昱柵並不知何許人昱多權略有武藝文帝初
爲丞相以行軍總管與王誼李威等討平叛蠻拜柱
國開皇初又以行軍總管屯乙弗泊備胡每戰常大
尅捷柵驍勇善射每以行軍總管屯兵江北以禦陳
爲陳人所憚伐陳之後及高智慧反攻討皆有殊績

位柱國白水郡公武通弘農華陰人性果烈善馳射
數以行軍總管討西南夷以功封白水郡公拜左武
衛將軍時党項羗屢為邊患朝廷以其有威名使鎮
邊歷岷蘭二州總管復與周法尚討嘉州叛獠法尚
軍初不利武通為賊斷歸路於是東馬懸車出賊不
意頻戰破之賊知其孤軍無援傾部落而至武通轉
鬪數百里為賊所拒四面路絕武通輕騎挑戰墜馬
為賊所執殺而噉之永貴隴右胡人本姓白以勇烈
為文帝所親愛數以行軍總管領邊每戰必單騎陷
陣位柱國蘭利二州總管封北陳郡公兆代人本姓

屋引氏剛毅有武略頻為行軍總管攻胡以功位至
柱國徐州總管並史失其事

杜彥雲中人也父遷葛榮之亂徙家于幽彥性勇決
善騎射仕周以軍功累遷隴州刺史賜爵永安縣伯
隋文帝為丞相從韋孝寬擊尉遲迥以功進位上開
府改封襄武縣侯拜魏郡太守開皇初授丹州刺史
進爵為公徵為左武衛將軍平陳之後以行軍總管
與韓擒相繼而進及陳平賜物五千段粟六千石進
位柱國賜子寶安爵昌陽縣公高智慧等之作亂復
以行軍總管從楊素討平之斬其渠帥賊李迥擁眾

據彭山彥襲擊破之斬阬傳其首又擊徐州宜封二
洞悉平賜奴婢百餘口拜洪州總管有能名及雲州
總管賀婁子幹卒上悼惜者久之因謂侍臣曰榆林
國之重鎮安得子幹之輩乎後數日上曰莫過杜彥
於是徵拜雲州總管北夷畏憚胡馬不敢至塞後朝
廷追錄前功賜子寶虔爵承縣公十八年遼東之後
以行軍總管從漢王至營州上以彥曉習軍旅令總
統五十營事及還拜朔州總管突厥寇雲州上令楊
素擊走之猶恐為邊患復拜彥雲州總管以疾徵還
卒子寶虔大鄴末至文城郡丞

周搖字世安河南洛陽人也其先與魏同源初姓普
乃及居洛陽改為周氏曾祖拔拔祖右六肱俱為北
平王父恕延歷行臺僕射南荊州總管搖少剛毅有
武藝性謹厚動遵法度仕魏位開府儀同三司周閔
帝受禪賜姓車非氏封金水郡公歷鳳楚二州刺史
吏人安之從平齊以戰功超授柱國進封夔國公未
幾拜晉州總管時隋文帝為定州總管文獻皇后自
京師赴州路經搖所主禮甚薄既而白后曰公解甚
富於財限法不敢輒費又王臣無得効私其質直如
此帝以其奉法每嘉之及為丞相徙封濟北郡公拜

豫州總管帝受禪復姓周氏開皇初突厥寇邊燕薊
多被其患前總管李崇爲虜所殺上思所以鎮之曰
無以加周搖拜爲幽州總管六州五十鎮諸軍事搖
脩障塞謹斥候邊人安之徙壽襄二州總管俱有能
名進上柱國以老乞骸骨上勞之曰公歷仕三代保
茲遐壽良足善也賜坐褥歸第終於家謚曰恭

獨孤楷字脩則不知何許人也本姓李氏父屯從齊
神武帝與周師戰于沙苑齊師敗績因爲柱國獨孤
信所禽配爲士伍給使信家漸得親近因賜姓獨孤
氏楷少謹厚便弄馬槊爲宇文護執刀數從征伐賜

爵廣阿縣公拜右侍下大夫從韋孝寬平淮南以功
賜子景雲爵西河縣公隋文帝爲丞相進開府領親
信兵及受禪拜右監門將軍進封汝陽郡公仁壽初
出爲原州總管時蜀王秀鎮益州上徵之猶豫未發
朝廷恐秀生變拜楷益州總管馳傳代之秀果有異
志楷諷諭久之乃就路楷察秀有悔色因勒兵爲備
秀至興樂去益州四十餘里將反襲楷密使覘之知
不可犯而止楷在益州甚有惠政蜀中父老于今稱
之煬帝即位轉并州總管遇疾喪明上表乞骸骨帝
曰公先朝舊臣卧以鎮之無勞躬親簿領也以其長

子凌雲監省郡事其見重如此轉長平太守卒謚曰
恭子凌雲平雲彥雲皆知名楷弟盛性剛烈有膽畧
以藩邸之舊累遷右屯衛將軍宇文化及之亂裴虔
通引兵至成象殿宿衛者皆釋仗走盛謂虔通曰何
物兵形勢大異虔通曰事已然不預將軍事盛罵曰
老賊何物語不及被甲與左右十餘人逆拒之為亂
兵所殺越王侗稱制贈光祿大夫紀國公謚曰武節
乞伏慧字令和馬邑鮮卑人也祖周魏銀青光祿大
夫父纂金紫光祿大夫並為第一領人酋長慧少慷
慨有大節便弓馬好鷹犬齊文襄時為行臺左丞累

遷太僕卿自永寧縣公封宜人郡王其兄貴和又以
軍功為王一門二王稱為貴顯周武平齊授使持節
開府儀同大將軍拜飲飛右旅下大夫轉熊渠中大
夫從韋孝寬擊尉遲惇於武陟以功授大將軍及破
尉遲迥進位柱國賜爵西河郡公請以官爵讓兄朝
廷不許論者義之隋文帝受禪拜曹州刺史曹土舊
俗人多姦隱戶口簿帳恒不以實慧下車按察得戶
數萬遷涼州總管先是突厥屢為寇抄慧嚴警烽燧
遠為斥候虜竟不入境後為荊州總管又領潭桂二
州總管三十一州諸軍事其俗輕剽慧躬行朴素以

矯之風化大洽曾見人以筮捕魚者出絹買而放之
其仁心如此百姓美之號其處曰西河公筮煬帝即
位爲天水太守大業五年征吐谷渾郡濱西境人苦
勞役又遇帝巡坐御道不整獻食踈薄帝大怒命左
右斬之見其無髮乃釋之除名卒于家

張威不知何許人也父琛魏弘農太守威少倜儻有
大志善騎射膂力過人仕周以軍功位柱國京兆尹
封長壽縣公王謙作亂隋文帝以威爲行軍總管從
梁睿擊之軍次通谷謙守將李三王拒守睿以爲先
鋒三王閉壘不戰威令人激怒之三王果出陣威令

壯士奮擊三王軍潰大兵繼進至開遠謙將趙儼衆
十萬連營三十里威鑿山通道攻其背儼敗走追至
成都及謙平進位上柱國瀘州總管隋文帝受禪拜
幽洛二州總管改封晉熙郡公尋拜河北道行臺僕
射後督晉王軍府事遷青州總管在青州頗事產業
遣家奴於人間鬻蘆菔根其奴緣此侵擾百姓上深
加譴責坐廢於家後從上祠太山至洛陽上責讓之
因問威所執笏安在威頓首曰臣負罪無顏復執謹
藏於家上曰可持來威明日奉笏以見上曰公雖不
遵法度功效實多今還公笏於是復拜洛州刺史後

改封皖城郡公轉相州刺史卒子植大業中位至武
賁郎將

和洪汝南人也勇烈過人仕周以軍功位車騎大將
軍儀同三司時龍川蠻任公忻李國立等聚眾為亂
刺史獨孤善不能禦朝議以洪有武略代善為刺史
月餘斬公忻國立等皆平之後從武帝平齊位上儀
同賜爵北平侯拜左勳曹下大夫柱國王軌之禽吳
明徹也洪有功焉加位開府遷折衝中大夫尉遲迥
作亂洪以行軍總管從韋孝寬擊之以功封廣武郡
公時東夏初平物情尚梗隋文帝以洪有威名令領

冀州事甚得人和後拜泗州刺史屬突厥寇邊詔洪
為北道行軍總管擊走之追虜至磧而還後遷徐州
總管卒

陰壽字羅雲武威人也父嵩周夏州刺史壽少果烈
有武幹性謹厚從周武帝平齊位開府隋文帝為丞
相引為掾尉遲迥亂文帝以韋孝寬為元帥擊之命
壽監軍時孝寬有疾不能親總戎事每卧帳中遣婦
人傳教命三軍綱紀皆取決於壽以功進位上柱國
尋拜幽州總管封趙郡公先是齊之踈屬高寶寧周
武帝拜為營州刺史性桀黠得華夷心及文帝為丞

相遂連契丹靺鞨舉兵反帝以中原多故未遑進討
諭之不下開皇初又引突厥攻圍北平至是令壽討
之寶寧棄城奔于磧北黃龍諸縣悉平壽班師留開
府成道昂鎮之壽患寶寧攻道昂乃重購獲之北邊
遂安卒官贈司空

子世師少有節槩性忠厚多武藝以功臣子拜儀同
煬帝嗣位拜張掖太守深為戎狄所憚後拜樓煩太
守遷左翊衛將軍與代王留守京師及義軍至世師
自以世荷隋恩遂拒守不下及城平與京兆郡丞骨
儀等見誅骨儀天竺胡人性剛鯁有不可奪之志開

皇初為御史處法平當不為勢利所迴煬帝嗣位遷
尚書左司郎于時朝政漸亂貨賄公行凡當樞要之
職無問貴賤並家累金寶天下士大夫莫不變節而
儀勵志守常介然獨立帝嘉其清苦拜京兆郡丞公
方彌著時刑部尚書衛玄兼領京兆拜內史頗行詭
道輒為儀所執正玄雖不便之不能傷及義兵至玄
恐禍及辭老病儀與世師同心協契父子並誅其後
絕世師有子弘智等各以年幼獲全

楊義臣代人也本姓尉遲氏父崇仕周為儀同大將
軍以兵鎮恒山特隋文帝為定州總管崇知帝相貌

非常每自結納帝甚親待之及爲丞相尉遲迥亂宗以宗族故自囚遣使請罪帝下書慰諭之即令馳驛入朝恒置左右開皇初封秦興公歲餘從行軍總管達奚長儒擊突厥於周槃力戰而死贈大將軍豫州刺史以義臣襲崇官爵時義臣尚幼養於宮中未弱冠奉詔宿衛如千牛者數年賞賜甚厚上嘗言及恩舊顧義臣嗟嘆久之因下詔賜義臣姓楊氏編之屬籍爲皇從孫未幾拜陝州刺史義臣性謹厚能騎射有將領才後突厥達頭可汗犯塞以行軍總管出白道大破之明年突厥又寇邊義臣擊之追至大斤山

與虜遇時太平公史萬歲亦至與義臣合擊大破之萬歲爲楊素所陷義臣功竟不錄煬帝嗣位漢王諒反時代州總管李景被諒將喬鍾葵所圍義臣時爲朔州總管奉詔救之鍾葵見義臣兵少悉衆拒之時鍾葵亞將王拔驍勇善用稍射者不能中每以數騎陷陣義臣患之募能當拔者有車騎將軍楊思恩請當之義臣見思恩氣貌雄勇顧之曰壯士也賜以卮酒思恩望見拔立於陣後投觴於地策馬赴之再往不尅所從騎士退思恩爲拔所殺拔遂乘之義臣軍北者十餘里於是購得思恩屍義臣哭之甚慟三軍

莫不下泣所從騎士皆腰斬義臣自以兵少悉取軍
中牛驢得數千頭復令數百人人持一鼓潛驅之礮
谷間出其不意義臣晡後復與鍾葵戰兵初合命驅
牛驢者疾進一時鳴鼓埃塵張天鍾葵軍不知所以
以為伏兵發因大潰縱擊破之以功進位上大將軍
累遷太僕卿從征吐谷渾令義臣屯琵琶峽連營八
十里南接元壽北連段文振合圍吐谷渾主於覆袁
川復從征遼東以軍將指肅慎道至鴨綠水與乙支
文德戰每為先鋒一日七捷後與諸軍俱敗竟坐免
俄而復位明年以為軍副與大將軍宇文述趣平壤

至鴨綠水會楊玄感作亂班師檢校趙郡太守祆賊
向海公作亂寇扶風安定間義臣奉詔擊平之尋從
帝復征遼東進位左光祿大夫時勃海高士達清河
張金稱並相聚為盜攻陷郡縣帝遣將軍段達討之
不能尅詔義臣率遼東還兵擊大破士達斬金稱又
收降賊入豆子飢討賊格謙禽之以狀聞奏帝惡其
威名遽追入朝賊由是復盛義臣以功進位光祿大
夫尋拜禮部尚書卒于官

論曰昔韓信愆垓下之期則項王不滅英布無淮南
之舉則漢道未隆以二子之勲庸咸憤然而菹戮况

乃無古人之殊績而懷悖逆之心者乎梁士彥遭雲
雷之會以勇略成名遂貪天之功以為己力報者倦
矣施者未厭將生厲階求逞其欲及茲顛墜自取之
也元諧虞慶則元胄或契闊艱危或綢繆恩舊將安
將樂漸見遺忘內懷怏怏矜伐不已雖時主之刻薄
亦言語以速禍乎然隋文佐命元功鮮有終其天命
配享清廟寂爾無聞斯蓋草創帝圖事出權道本異
同心故久而愈薄其牽牛蹊田雖則有罪奪之非道
能無怨乎皆深文巧詆致之刑辟帝沈猜之心固已
甚矣求其餘慶不亦難哉長儒以步卒二千抗十萬

之衆師殲矢盡勇氣彌厲壯矣哉子幹西涉青海北
臨玄塞胡夷懾憚亦有可稱萬歲寔懷智勇善撫士
卒人皆樂死師不疲勞北却匈奴南平夷獠兵鋒所
指威警絕域論功仗氣犯忤貴臣偏聽生奸死非其
罪人皆痛惜有李廣之風焉劉方號令無私臨軍嚴
肅克翦林邑遂清南海徼外百蠻無思不服杜彥東
夏南服屢有戰功作鎮朔垂胡塵不起周搖以質直
見知獨孤楷以恤人流譽威蹈履之地可以追蹤古
人乞伏慧能以國讓亦云美矣而慧以供帳不厚至
於放黜君方逞欲罰亦深哉陰壽遭天所廢舍命無

改雖異先覺頗同後凋義臣時屬擾攘功成三捷而
以功見忌得沒亦為幸也

列傳第六十一

北史七十三

列傳第六十二

北史七十四

劉昉

柳裘

皇甫績

郭衍

張衡

楊汪

裴蘊

袁充

李雄

劉昉博陵望都人也父孟良仕魏位大司農卿從武帝入關爲梁州刺史昉輕狡有姦數周武帝時以功臣子入侍皇太子及宣帝嗣位以技佞見狎出入宮掖寵冠一時位小御正與御正中大夫顏之儀竝見親信及帝不念召昉及之儀俱入卧內屬以後事帝失瘖不復能言昉見靜帝幼沖又素竒隋文帝時文帝以后父故有重名於天下昉遂與鄭譯謀引帝輔政帝固讓不敢當昉曰公若爲當速爲之如不爲昉自爲也帝乃從之及帝爲丞相以昉爲司馬時宣帝弟漢王贊居禁中每與帝同帳而坐昉飾美妓進贊

贊甚悅之昉因說贊曰大王先帝之弟時望所歸孺子幼沖豈堪大事今先帝初崩羣情尚擾王且歸第待事寧後入爲天子此萬全計也贊時年未弱冠性識庸下以爲信然遂從之文帝以昉有定策功拜上大將軍封黃國公與沛國公鄭譯皆爲心膂前後賞賜鉅萬出入以甲士自衛朝野傾矚稱爲黃沛時人語曰劉昉牽前鄭譯推後昉自恃功有驕色然性麤踈溺於財利富商大賈朝夕盈門于時尉遲迴起兵帝令韋孝寬討之至武陟諸將不一帝欲遣昉譯一人往監軍因謂之曰須得心膂以統大軍公兩人誰

行昉辭未嘗為將譯以母老為請帝不憚而高頰請
行遂遣之由是恩禮漸薄又王謙司馬消難相繼反
文帝憂之忘寢與食昉逸遊縱酒不以職司為意相
府事多所遺落帝深銜之以高頰代為司馬是後益
見踈忌及受禪進柱國改封舒國公閑居無事不復
任使昉自以佐命元功中被踈遠甚不自安後遇京
師飢上命禁酒昉使妾賃屋當壚酤酒治書侍御史
梁毗劾奏之有詔不問昉鬱鬱不得志時上柱國梁
士彥宇文忻俱失職怨望時昉竝與之交數相往來
士彥妻有美色昉與昉與私通士彥不之知也情好

彌協遂相與謀反許推士彥為帝後事泄帝窮問之
昉自知不免默無所對詔誅之曰上柱國郟國公梁
士彥杞國公宇文忻柱國舒國公劉昉等朕受命之
初竝展勤力酬勲報効榮高祿重朝夕宴言備知朕
意但心如溪壑志等豺狼不荷朝恩忽謀逆亂士彥
稱有相者云其應錄年過六十必據九五初平尉遲
迴暫臨相州已有反心彰於道路朕即遣人代之不
聲其罪入京之後逆意轉深忻昉之徒言相扶助士
彥許率僮僕尅期不遠欲於蒲州起事即斷河橋捉
黎陽之關塞河陽之路自謂一朝奮發無人當者其

第二子剛每常苦諫第三子叔諧固深勸獎朕既聞
知猶恐枉濫及授晉部之任欲驗蒲州之情士彥得
以欣然云是天贊忻往定鄴城自矜不已位極人臣
猶恨賞薄朕深念其功不計無禮任以武侯授以領
軍寄之瓜牙委之心腹忻密爲異計樹黨宮闈多奏
交友入參宿衛朕推心待物言必依許爲而弗止心
跡漸彰仍解禁兵令其改悔而志規不逞愈結於懷
乃與士彥情意偏厚俱營賊逆逢則交謀委士彥河
東自許關右蒲津事建即望從征討兩軍結東西之
旅一舉合連橫之勢然後北破晉陽還圖宗社昉入

佐相府便爲非法三度事發二度其婦自論常云姓
是卯金刀名是一万日劉氏應王爲萬日天子朕訓
之導之望其脩改口請自新志存如舊亦與士彥情
好深重逆節姦心盡探肝膈嘗共士彥論太白所犯
問東井之間思秦地之亂訪軒轅之裏願宮掖之災
唯侍蒲坂事興欲在關內應接殘賤之策千端萬緒
惟忻及昉名位竝高寧肯北面躬臣於士彥乃是
各懷不遜圖成亂階一得擾攘之基方逞吞并之事
士彥忻昉身爲謀首叔諧贊成父意議實難容竝已
處盡士彥忻昉兄弟叔姪特恕其命臨刑至朝堂宇

文忻見高頴向之叩頭求哀昉勃然謂忻曰事形如此何叩頭之有於是伏誅籍沒其家後數日帝素服臨射殿盡取三家資物置於前命百寮射取之以爲鑒戒云

柳裘字茂和河東解人南齊司空世隆之曾孫也祖悛梁尚書左僕射父明太子舍人義興太守裘少聰慧弱冠有令名在梁歷位尚書郎駙馬都尉梁元帝爲魏軍所逼遣裘請和於魏俄而江陵平遂入關中周明武間自麟趾學士累遷太子侍讀封昌樂縣侯宣帝即位進爵爲公轉御飾大夫及帝不忿留侍禁

中與劉昉韋暮皇甫績同謀引隋文帝曰時不可失今事已然宜早定大計天與不取反受其殃帝從之進上開府內史大夫委以機密及尉遲迥作亂天下騷動并州總管李穆頗懷猶豫帝令裘往喻之裘見穆盛陳利害穆遂歸心以奉使功賜綵三百匹金九環帶一罽時司馬消難奔陳帝即令裘隨便安集淮南賜馬及雜物開皇元年進位大將軍拜許州刺史在官清簡人懷之轉曹州刺史後帝思裘定策功欲加榮秩將徵之顧朝臣曰曹州刺史何當入朝或曰即今冬也乃止裘尋卒帝傷惜者久之謚曰安子惠

童嗣

皇甫績字功明安定朝那人也祖穆魏隴東太守父道周湖州刺史雍州都督績三歲而孤爲外祖韋孝寬所鞠養孝寬以諸子墮業督以嚴訓愍績孤幼特捨之績歎曰我無庭訓養於外氏不能尅躬勵己何以成立深自感激命左右自杖三十孝寬聞而對之流涕於是專精好學略涉經史周武帝爲魯公特引爲侍讀建德初轉宮尹中士武帝嘗避暑雲陽宮時宣帝爲太子監國衛刺王作亂城門已閉百寮多有遁者績聞難赴之於玄武門遇皇太子下樓執績手

悲喜交集帝聞而善之遷小宮尹宣政初錄前後功封義陽縣男累轉御正下士宣帝崩隋文帝摠已績有力焉加上開府轉內史中大夫進封郡公拜大將軍開皇元年出爲豫州刺史尋拜都官尚書轉晉州刺史將之官稽首言陳有三可滅帝問其狀績曰大吞小一也以有道伐無道二也納叛臣蕭巖於我有詞三也陛下若命鷹揚之將臣請預戎行上嘉勞而遣之陳平拜蘇州刺史高智慧作亂江南州人顧子元等發兵應之因以攻績相持八旬子元素感績恩於冬至日遣使奉牛酒績遺之書子元得書於城下

頓首陳謝楊素援兵至合擊破之拜信州總管俄以病乞骸骨詔徵還京師賜以御藥中使相望顧問不絕卒於家謚曰安子偲嗣大業中位尚書主爵郎郭衍字彥文自云太原介休人也父崇以舍人從魏孝武帝入關位侍中衍少驍武善騎射建德中以軍功累遷儀同大將軍又從周武帝平并州以功加開府封武強縣公賜姓叱羅氏宣政元年為右中軍熊渠中大夫尉遲迥之亂從韋孝寬討之以功授上柱國封武山郡公密勸隋文帝殺周室諸王早行禪代由是大被親昵開皇元年衍復舊姓為郭氏突厥犯

塞以衍為行軍總管領兵屯平涼數歲虜不入境徵為開漕渠大監部率水工鑿渠引渭水經大興城北東至潼關漕運四百餘里關中賴之名曰富人渠五年授瀛州刺史遇秋霖大水其屬縣多致漂没人皆上高樹依大冢衍親備船楫并齎糧食拯救之民多獲濟衍先開倉賑恤後始聞奏上大善之遷授朔州總管所部有恒安鎮北接藩境常勞轉運衍乃選沃饒地置屯田歲贏粟萬餘石人免轉輸之勞又築桑乾鎮皆稱旨十年從晉王廣出鎮揚州遇江表構逆命衍為總管先屯京口於貢州南與賊戰敗之仍討

東陽永嘉宣城黜歛諸洞盡平之授蔣州刺史衍臨
下甚倨事上甚卑晉王愛暱之宴賜隆厚遷洪州摠
管王有奪宗之謀託衍心腹遣宇文述以情告之衍
大喜曰若所謀事果自可爲皇太子如其不諧亦須
據淮海復梁陳之舊副君酒客其如我何王因召衍
陰共計議又恐人疑無故來往託以妻患癯王妃蕭
氏有術能療之以狀奏帝聽共妻向江都往來無度
衍又詐稱廣州俚反王乃奏衍行兵討之由是大修
甲仗陰養士卒及王入爲太子徵授左監門率轉左
宗衛率文帝於仁壽宮將大漸太子與楊素矯詔令

衍宇文述領東宮兵帖上臺宿衛門禁竝由之及上
崩漢王起逆而京師空虛使衍馳還摠兵居守大業
元年拜左武衛大將軍帝幸江都令統左軍改授光
祿大夫又從征吐谷渾出金山道納降二萬餘戶衍
能揣上意阿諛順旨帝每謂人曰唯郭衍心與朕同
又嘗勸帝取樂五日一視事無得効高祖空自劬勞
帝從之益稱其孝順初新令行衍封爵從例除六年
以恩舊封真定侯從往江都卒贈左衛大將軍謚曰
襄長子臻武牙郎將次子嗣本孝昌令
張衡字建平河內人也祖嶷魏河陽太守父允周萬

州刺史衡幼懷志尚有骨梗風十五詣太學受業研
精覃思爲同輩所推周武帝居太后憂與左右出獵
衡露髻輿襯扣馬切諫帝嘉焉賜衣一襲馬一匹擢
拜漢王侍讀衡又就沈重受三禮略究大旨累遷掌
朝大夫隋文帝受禪拜司門侍郎及晉王廣爲河北
行臺衡歷刑部度支二曹郎行臺廢拜并州摠管掾
王轉牧揚州衡復爲掾王甚親任之衡亦竭慮盡誠
奪宗之計多衡所建遷揚州摠管司馬熙州李英林
反署置百官以衡爲行軍摠管討平之拜開府及王
爲皇太子拜衡右庶子煬帝嗣位除給事黃門侍郎

銀青光祿大夫遷御史大夫甚見親重大業三年帝
幸榆林郡還至太原謂衡曰朕欲過公宅可爲朕作
主人也衡馳至河內與宗族具牛酒帝上太行開直
道九十里以抵其宅帝悅其山泉留宴三日因謂衡
曰往從先皇拜太山之始塗經洛陽瞻望於此深恨
不得相過不謂今日得諧宿願衡俯伏辭謝奉觴上
壽帝益歡賜其宅傍田三十頃良馬一匹金帶縑綵
六百段衣一襲御食器一具衡固讓帝曰天子所至
稱幸者蓋爲此也不足爲辭衡復獻食於帝帝令頒
賜公卿下至衛士無不霑給衡以藩邸之舊恩寵莫

與為比頗自驕貴明年帝幸汾陽宮時帝欲大汾陽宮令衡與紀弘整具圖奏之衡承間進諫以比年勞役百姓疲敝為請帝意甚不平後嘗目衡謂侍臣曰張衡自謂由其計畫令我有天下時齊王暕失愛於上帝密令人求其罪有人譖暕違制將伊闕令皇甫詡從之汾陽宮又錄前幸涿郡及祠恒岳時父老謁見者衣冠不整帝譴衡以憲司皆不能舉正出為榆林太守明年帝復幸汾陽宮衡督役築樓煩城因而謁帝帝惡衡不損瘦以為不念咎因謂曰公甚肥澤宜且還郡衡復之榆林俄而勅衡督役江都宮有人

詣衡訟宮監者衡不為理還以訟書付監其人大為監所困禮部尚書楊玄感使至江都其人詣玄感稱冤玄感固以衡為不可及與相見未有所言又先謂玄感曰薛道衡真為枉死玄感具上其事江都郡丞王世充又奏衡頻減頓具帝怒鎖衡詣江都市將斬之既而除名放還田里帝每令親人覘衡所為八年帝自遼東還都妄言衡怨望謗訕朝政帝賜死于家臨死大言曰我為人作何物事而望久活監刑者塞耳促令殺之武德初以為死非其罪贈大將軍南陽郡公謚曰忠子希玄

楊汪字元度本弘農華陰人也曾祖順居河東父琛儀同三司及汪貴追贈平鄉縣公汪少凶踈與人羣鬪拳所毆擊無不顛踣長更折節勤學專精左氏傳通三禮解褐周翼王侍讀王甚重之每曰楊侍讀德業優深孤之穆生也後問禮於沈重受漢書於劉臻二人曰吾弗知也由是知名累遷夏官府都上士隋文帝居相引知兵事遷掌朝下大夫及受禪賜爵平鄉縣伯歷秦州摠管府長史每聽政暇必延生徒講授時人稱之入為尚書兵部侍郎數年帝謂諫議大夫王達曰卿為我覓一好左丞達遂私於汪曰我當

薦君為左丞若事果當以良田相報也汪以達言奏之達竟獲罪卒拜汪尚書左丞汪明習法令果於剖斷當時號為稱職未幾坐事免後拜洛州長史轉荊州長史煬帝即位追為尚書左丞尋守大理卿視事二日帝將親省囚徒時繫囚二百餘人汪通宵寃審詰朝而奏曲盡事情一無遺誤帝甚嘉之歲餘拜國子祭酒帝令百寮就學與汪講論天下通儒碩學多萃焉論難鋒起皆不能屈帝令御史書其問答奏之省而大悅賜良馬一匹後加銀青光祿大夫及楊玄感反河南贄務裴弘策出師禦之戰不利奔還遇汪

而屏人交語既而留守樊子蓋斬弘策以狀奏汪帝
疑之出為梁郡通守後煬帝崩王世充推越王侗為
主徵拜吏部尚書頗見親委及世充僭號汪復用事
世充平遂以克黨伏誅

裴蘊河東聞喜人也祖之平父忌竝南史有傳忌在
陳與吳明徹同見俘于周周賜爵江夏公在隋十餘
年而卒蘊明辯有吏幹仕陳歷直閣將軍興寧令以
父在北陰奉表於隋文帝請為內應及陳平上悉閱
江南衣冠之士次至蘊以夙有向化心超授儀同僕
射高頴不悟上旨諫曰蘊無功於國寵踰倫輩臣未

見其可又加上儀同頴復諫上曰可加開府頴乃不
敢復言即日拜開府儀同三司禮賜優洽歷洋直隸
三州刺史俱有能名大業初考績連最煬帝聞其善
政徵為太常少卿初文帝不好聲技遣牛弘定樂非
正聲清商及九部四儻之色皆罷遣從百姓至是蘊
揣知帝意奏括天下周齊梁陳樂家子弟皆為樂戶
其六品已下至于凡庶有善音樂及倡優百戲者皆
直太常是後異技淫聲咸萃樂府皆置博士遞相教
傳增益樂人至三萬餘帝大悅遷戶部侍郎時猶承
文帝和平後禁網踈闊戶口多漏或年及成丁猶詐

為小未至於老已免租賦蘊歷為刺史素知其情因是條奏皆令貌閱若一人不實則官司解職鄉正里長皆遠流配又許民相告若糾得一丁者令被糾之家代輸賦役是歲大業五年也諸郡計帳進丁二十四萬三千新附口六十四萬一千五百帝臨朝覽狀謂百官曰前代無好人致此罔冒今進民口皆從實者全由裴蘊一人用心古語云得賢而理驗之信矣由是漸見親委拜京兆贊務發擿纖毫吏民懾憚未幾擢授御史大夫與裴矩虞世基叅掌機密蘊善候伺人主微意若欲罪者則曲法順情鍛成其罪所欲

宥者則附從輕典因而釋之是後大小之獄皆以付蘊憲部大理莫敢與奪必稟承進止然後決斷蘊亦機辯所論法理言若懸河或重或輕皆由其口剖析明敏時人不能致詰揚玄感之反也帝遣蘊推其黨與謂蘊曰玄感一呼從者十萬益知天下人不欲多即相聚為盜耳不盡加誅則後無以勸蘊由是乃峻法理之所戮者數萬人皆籍沒其家帝大稱善賜奴婢十五口司隸大夫薛道衡以忤意獲譴蘊知帝惡之乃奏曰道衡負才恃舊有無君之心見詔書每下便腹非私議推惡於國妄造禍端論其罪名似如

隱昧源其情意深為悖逆帝曰然我少時與此人相
隨行役輕我童穉共高頰賀若弼等外擅威權自知
罪當誣罔及我即位懷不自安賴天下無事未得反
耳公論其逆妙體本心於是誅道衡又帝問蘇威以
討遼之策威不願帝復行且欲令帝知天下多賊乃
詭答今者之役不願發兵但詔赦羣盜自可得數十
萬遣關內奴賊及山東歷山飛張金稱等頭別為一
軍出遼西道諸河南賊王薄孟讓等十餘頭竝給舟
楫浮滄海道必喜於免罪競務立功一歲之間可滅
高麗矣帝不懌曰我去尚猶未克鼠竊安能濟乎威

出後蘊奏曰此大不遜天下何處有許多賊帝悟曰
老革多姦將賊脅我欲搭其口但隱忍之誠極難耐
蘊知上意遣張行本奏威罪惡帝付蘊推鞠之乃處
其死帝曰未忍便殺遂父子及孫三世並除名蘊又
欲重己權勢令虞世基奏罷司隸刺史以下宮屬增
置御史百餘人於是引致姦黠共為朋黨郡縣有不
附者陰中之于特軍國多務凡是興師動衆京都留
守及與諸蕃互市皆令御史監之賓客附隸遍於郡
國侵擾百姓帝弗之知也以度遼之役進位銀青光
祿大夫及司馬德戡將為亂也江陽長張惠紹夜馳

告之蘊共惠紹謀欲矯詔發郭下兵民盡取榮公護
兒節度收在外逆黨宇文化及等仍發羽林殿脚遣
范富婁等入自西苑取梁公蕭鉅及燕王處分扣門
援帝謀議已定遣報虞世基世基疑反者不實抑其
計須臾難作蘊嘆曰謀及播郎竟誤人事遂見害子
愔為尚輦直長亦同日死

袁充字德符本陳郡陽夏人也其後寓居丹陽祖昂
父君正俱為梁侍中充少警悟年十餘歲其父黨至
門時冬初充尚衣葛衫客戲充曰袁郎子絺兮絺兮
淒其以風充應聲答曰唯絺與絺服之無歎以是大

見嗟賞仕陳年十七為祕書郎歷太子舍人晉安王
文學吏部侍郎散騎常侍及陳滅歸國歷蒙鄱二州
司馬充性好道術頗解占候由是領太史令時上將
廢皇太子正窮東宮官屬充見上雅信符應因希旨
進曰比觀玄象皇太子當廢上然之充復表奏隋興
以後日景漸長曰開皇元年冬至日影一丈二尺七
寸二分自爾漸短至十七年冬至影一丈二尺六寸
三分四年冬至在洛陽測影一丈二尺八寸八分二
年夏至影一尺四寸八分自爾漸短至十六年夏至
影一尺四寸五分周官以土圭之法正日影日至之

影尺有五寸鄭玄云冬至之影一丈三尺今十六年
夏至之影短於舊影五分十七年冬至之影短於三
寸七分日去極近則影短而日長去極遠則影長而
日短行內道則去極近外道則去極遠堯典曰日短
星昴以正仲冬據昴星昏中則知堯時仲冬日在須
女十度以曆數推之開皇已來冬至日在斗十一度
與唐堯之代去極竝近謹案春秋元命包云日月出
內道璇璣得常天帝崇靈聖王相功京房別對曰太
平日行上道升平行次道霸世行下道伏惟大隋啓
運上感乾元影短日長振古未之有也上大悅告天

下將作役功因加程課丁匠苦之仁壽初充言上本
命與陰陽律呂合者六十餘條而奏之因上表曰皇
帝載誕之初非止神光瑞氣嘉祥應感至於本命行
年生月生日竝與天地日月陰陽律呂運轉相符表
裏合會此誕聖之異寶曆之元今與物更新改年仁
壽歲月日子還共誕聖之時竝同明今天地之心得
仁壽之理故知洪基長筭永永無窮上大悅賞賜優
崇儕輩莫之比仁壽四年甲子歲煬帝初即位克及
大史丞高智寶奏言去歲冬至日景逾長今歲皇帝
即位與堯受命年合昔唐堯受命四十九年到上元

第一紀甲子天正十一月庚戌冬至陛下即位其年
即當上元第一紀甲子天正十一月庚戌冬至正與
唐堯同自放勛以來凡經八上元其間綿代未有仁
壽甲子之合謹案第一紀甲子太一在一宮天目居
武德陰陽歷數竝得符同唐堯唐堯景辰生景子年
受命止合三五未若己丑甲子支干竝當六合允一
元三統之期合五紀九章之會共帝堯同其數與皇
唐比其蹤信所謂皇哉唐哉皇哉者矣仍諷齊
王棟率百官拜表奉賀後熒惑守太微者數旬時繕
修宮室征役繁重充乃上表稱陛下修德熒惑退舍

百寮畢賀帝大喜前後賞賜將萬計時軍國多務充
候帝意欲有所為便奏稱天文見象須有改作以是
取媚於上大業六年遷內史舍人從征遼東拜朝請
大夫祕書少監後天下大亂帝初罹鴈門之厄又盜
賊益起心不自安充復託天文上表陳嘉瑞以媚上
曰伏惟陛下握錄圖而馭黔首提萬善而化八紘以
百姓為心匪以一人受慶先天罔違所欲後天必奉
其時是以初膺寶曆正當上元之紀乾之初九又與
本命符會斯則聖人冥契故能動合天經謹案去年
已來玄象星瑞毫釐無爽謹錄尤異上天降祥破突

厥等狀七事其一去八月二十八日夜大流星如斗
出王良北正落突厥營聲如崩牆其二八月二十九
日夜復有大流星如斗出羽林向北流正當北方依
占頻二夜流星墜賊所賊必敗散其三九月四日夜
頻有兩星大如斗出北斗魁向東北流依占北斗主
殺伐賊必破敗其四歲星主福德頻行京都二處分
野依占國家之福其五去七月內熒惑守羽林九月
七日已退舍依占不出三日賊必敗散其六去年十
一月二十日夜有流星赤如火從東北向西南落賊
帥盧明月營破其撞車其七十二月十五日夜通漢

鎮北有赤氣亘北方突厥將亡之應也依勘城錄河
南洛陽竝當甲子與乾元初九爻及上元甲子符合
此是福地永無所慮旋觀往政側聞前古彼則異時
間出今則一朝摠萃豈非天贊有道助殲兇孽方清
九夷於東穢沈五狄於北溟告成岱岳無出汾水書
奏帝大悅超拜祕書令親待逾昵每欲征討充皆預
知之乃假託星象獎成帝意在位者皆切患之宇文
化及弒逆之際并誅充

李雄勃海裔人也父棠名列誠義傳雄少慷慨有壯
志弱冠從周武帝平齊以功授帥都督隋文帝作相

從韋孝寬破尉遲迥拜上開府賜爵建昌縣公伐陳
之役以功進位大將軍歷柳江二州刺史竝有能名
後坐事免漢王諒之反煬帝將發幽州兵討之時竇
抗爲幽州摠管帝恐其貳問可任者於楊素素遂進
雄授上大將軍拜廉州刺史馳至幽州止傳舍召募
得千餘人抗恃素貴不時相見雄遣人諭之後二日
抗從鐵騎二千來詣雄所雄伏甲禽抗悉發幽州兵
步騎三萬自井陘討諒遷幽州摠管尋徵拜戶部尚
書雄明辯有器幹帝甚任之新羅嘗遣使朝貢雄至
朝堂與語因問其冠制所由其使者曰古弁遺象安

有大國君子不識雄因曰中國無禮求諸四夷使者
曰自至已來此言外未見無禮憲司以雄失辭奏劾
其事竟坐免俄而復職從幸江都帝以仗衛不整顧
雄部伍之雄立指麾六軍肅然帝大悅曰公真武侯
才也尋轉右侯衛大將軍復坐事除名遼東之役帝
令從軍自劾因從來護兒自東萊將指滄海會揚玄
感反於黎陽帝疑之詔鎖雄送行在所雄殺使亡歸
玄感玄感每與計焉及玄感敗伏誅籍沒其家論曰
隋文肇基王業劉昉實啓其謀于時當軸執鈞物無
異論不能忘身急病以義斷恩方乃慮難求全偷安

懷祿其在周也靡忠貞之節其奉隋也愧竭命之誠
非義掩其前功蓄怨興其後釁而望不陷刑辟保貴
全生難矣柳裘皇甫績因人成事好亂樂禍大運光
啓竝叅樞要斯固在人欲其悅已在我欲其罵人理
自然也晏嬰有言曰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
事一君於昉等見之矣郭衍文皇締構之始當爪牙
之寄煬帝經綸之際叅心膂之謀而如賄如韋以水
濟水君所謂可亦曰可焉君所謂不亦曰不焉功雖
居多名不見重然則立身行道可不慎歟語曰無為
權首將受其咎又曰無始禍無兆亂夫忠為令德施

非其人尚或不可況託足邪徑又不得其人者歟張
衡奪宗之計實兆其謀夫動不以順能無及於此也
楊汪以學業自許其終不令惜乎裴蘊素懷姦險巧
於附會作威作福唯利是視滅亡之禍其可免乎袁
克少在江東初以警悟見許委質隋氏更以玄象自
矜要求時幸干進附入變動星占謬增畧景厚誣天
道亂常侮衆刑茲勿捨其在斯乎李雄斯言為玷取
譏夷翟以亂從亂何救誅夷

列傳第六十二

北史七十四

北史列傳卷六十二

七十四

